

詩語背後

Ellen 小分隊

江鄰

Ellen是香港菁英會首位女主席、會計師，開一輛白色的奔馳轎車。在我們Ellen小分隊裏，這輛車被稱作白馬王子。

Ellen小分隊首先是一個晨泳小分隊。每周一、三、五，Ellen駕駛着白馬王子，凌晨5:45啟程，途經舊山頂道、羅便臣道、薄扶林加油站，依次載上Kay、Peony和Mumu，駛向淺水灣泳灘。入冬以後，晝短夜長，出發時天尚未大亮。我們在稀微的晨曦中一路前行，不知不覺，路燈滅了，天光開了，新的一天開始了。

按照Kay的描述，Mumu是一位智慧與肌肉並重的詩人，Ellen是一位堅強不屈的時代女當家，Peony是金融界獨一無二的高富美，她自己則是熱愛文化藝術的夢想家。如此組合，途中的閒聊自然是豐富多彩的，天馬行空，無所不談。車程往返一個小時，彷彿一堂歷史文化、人生哲理、逸聞趣事的Seminar早課。這堂早課，因了淺水灣「萬頃清波任撒歡」的加持，更加生動而饒有趣味。它喚醒了我們的身體，也喚醒了靈魂。

Ellen小分隊的活動是從2019年12月開始的，經歷2020年的非常歲月，在疫情陰霾中為我們開啟了一扇透光透風的窗。「熱愛文化藝術的夢想家」Kay寫過一首名《Ellen小分隊》的自由詩，記錄我們的體驗和感受：

鬧鐘響了 折騰
白馬王子駕到
把做夢的人 送到美麗的海灣

沿途載上美女和詩人
說說笑笑 一邊談人生一邊論文化
歡笑聲掩蓋了清晨的寧靜

鳥鳴花香 沙灘灘美
冷風一吹 汗毛立起
深深的吸一口氣 衝呀

一個接一個跳進大海
小分隊員熱血沸騰的心
勝過洶湧澎湃的浪

一轉一踢 聽着海浪捲起

一呼一吸 舔到淡淡鹹味
向前不斷的翻騰 拍打

右臂擺一擺 太陽慢慢升起
左臂劃一劃 天后娘娘你好
美好的一天 就這樣從游泳開始

春夏秋冬 堅持不懈
人生如浪 起起伏伏
朋友如鏡 互相鼓勵

一年過去，小分隊翻了多少個浪
有大有小 有高有低
茫茫人海 相遇就是一種緣分

這種緣分，其實已不止於游泳。中秋月圓之夜，我們穿着多姿多彩的傳統服飾，在灣仔一處公寓陽台上品酒賞月，輕歌曼舞；重陽登高之時，我們連續三天走完70公里鳳凰徑，住禪房，宿民居，秉燭夜談；鶴咀半島上，我們掌燈野炊，通宵觀星，於天海相接處追尋詩和遠方……

離港前那個星期五的早晨，Ellen小分隊如常去淺水灣晨泳。游畢，上岸，沖涼，到the pulse天台用早餐。因疫情關係，天台沒有對公眾開放。偌大的地方，只擺放着一桌四椅，桌面上是麵包、水果、芝士、紅酒、威士忌……我們四人圍桌而坐，把盞輕酌，整個淺水灣的山水鋪陳開來，晨暉燦爛，清風如縷，百嶼巒波，彷彿天地為我而設，歎為奢侈。

當Ellen等人依次打開為我準備的送別禮物，齊聲唱起填詞改編的歌曲《沒有Mumu的日子》，我的感動已無以言表，惟心中默念，命運如此眷顧於我，定當加倍珍惜。

游水之外，行山也是Ellen小分隊的日常功課。行山時，我習慣帶一把特區政府定製的紅傘，可遮陽，可擋雨，亦可作行山杖使用。離港前夕，留給了Peony作紀念。周末，她就帶着這把傘登山去了，並存照留念。藍天白雲下，山高人為峰。獅子山頂上，一身運動裝的Peony英姿颯爽，紅傘高舉，彎曲的傘柄像一個大大的問號，伸向天際，活脫脫一種「天問」的感覺。我觸景生情，口占一



淺水灣泳灘 中通社

絕：

立地頂天一牡丹
雲舒雲卷問蒼天
小分隊友親山水
當待何時再續緣

Peony還在微信群裏發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話：這把傘多年陪Mumu走遍香港的高山窪地，包含着Mumu對香港的深情和對自律的堅持，我今後也要繼續帶着它到處走。今天我一邊走，心裏默默感謝它每當山路變得崎嶇難行時，穩穩地支撐着我的重量；當行下山路時，心裏膽怯，它給我勇氣，鼓勵我繼續前行。

我是12月16日早上離港的。那天正是星期三，清晨6:00如常醒來，心有所感，點開Ellen小分隊微信群，隨手寫道：今天本是我們晨泳的日子，我離港返京，更有感慨，惟願小分隊人還在，心不散，共走人生路！

這自然引起隊員們的共鳴，紛紛表達不捨之情。後來才得知，那天早晨，Ellen獨自駕着小白馬去了淺水灣，並留下這段詩一般的文字：清晨，駕着陪伴我多年的小白馬奔向淺水灣；寧靜，令我關掉音響，享受片刻的獨處；寂寞，為何腦子裏總是盤旋着《沒有Mumu的日子》音調；本來，很期待即將到港的電動新白馬，但突然很不捨小白馬，不捨車廂裏的歡聲笑語，不捨詩人帥哥，不捨智慧名言，不捨……

我們相約，以後無論身在何處，都堅持早起，行山游水，閱讀思考，把生活過成滿滿的正能量。近期，將Ellen小分隊一年多來在運動和傾談中產生的智言妙語整理出來，配上漫畫，出一本圖文並茂的格言集，名曰《沐浴露》。我們還約定，待疫情結束自由通關之後，第一時間組團赴重慶，暢遊阿蓬江。

美好已經開啟，正能量還會繼續。歲月終將卸下它載不動的東西，只留下友誼！友誼！

字裏行間

黃仲鳴

中國最早的畫報

1970年代，我在舊書店攤上，看到《星島畫報》、《良友畫報》等刊物，當然，還有《人民畫報》。至於本港出的畫報，我沒研究，究竟有幾多種，這還要問報刊史專家楊國雄。最記得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明報》，內附《東南亞周刊》，嚴格來說，當是畫報的一種。

論者說，史家最看重的資料大抵有四種：文字、圖像、實物和傳說。物換星移，實物多已湮滅，要文物出土才可證史；傳說只是口傳，每流於臆造虛構；所以剩下的唯有文字和圖像，然文字和圖像亦有真偽，史家的考證功夫，其實很重要。

前些時，在這裏說過的《點石齋畫報》，對晚清的時世現狀，描繪得很精細，新聞角度也很精到。近年研究新聞史，翻過不少民國畫報，無論攝影的、繪畫的，都覺得很精彩。每一部畫報，都是一部社會文化史。

近看吳果中的《左圖右史與畫中有話：中國近現代畫報研究(1874—1949)》(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資料既豐富，分析亦深入。



一部研究圖像敘事的專書。 作者提供

他指出，中國近代畫報是外國傳教士傳入的，以圖畫表現新聞訊息和傳播知識，原因只有一個，中國人八成以上為文盲。我想，傳教士的目的，是在普遍宣揚他們的教義吧。很多專家學者認為，中國最早的畫報應是光緒十年(1844)上海的《點石齋畫報》，但據胡道靜的研究：

「最早的畫報為上海清心書院所出的《小孩月報》，其次為《瀛寰畫報》，第三為清心書院所出的《圖畫新報》，第四才挨到《點石齋畫報》。」

但，阿英說《小孩月報》是一種文字刊物，附加插圖而已，是否屬畫報一種，「是不大適當的」。這說法得陳平原等學者的認同，但不理如何，《點石齋畫報》雖重要，然非中國最早的畫報，應該是事實；那麼，中國最早的畫報應是《瀛寰畫報》了？待證。張果中認為，《小孩月報》應是中國近代畫報的萌芽，「它不但刊載有故事、寓言、詩歌、傳記、小說、戲法、科學常識，而且有論說、教會新聞、雜誌新聞、國內外時事等，並配有精美的銅版和黃楊雕版的圖畫。」這令我想起香港的《兒童樂園》。

書中，對1930年代出版的《北洋畫報》頗為推崇，且看它的辦刊宗旨：

「舉凡時事、美術、科學、藝術、遊戲種種的畫片和文字，畫報均應刊登，然後才能成為一種完善的報紙。這樣組織完備的畫報，中國還沒有一個，所以同人按着這個宗旨，刊行這半月刊，將來發達以後，再改為日刊，也說不定。」

是否成為「中國第一個」，在未來得睹這刊物，不加妄評。但在讀圖時代的今天，畫報確是能吸引普通讀者。猶憶以前看《人民畫報》，實比單看文字更為吸晴。可惜時至今日，文字報刊已少了，畫報更少了。我們的閱讀習慣，去了智慧型手機了。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悼李小龍：清空你的杯子，方能再行注滿，空無以求全



「清空你的杯子」，否則我無從教你。」教授聽後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就像這個注滿茶的杯子，固有的觀念已填滿腦袋，再無法走出原有框框去接受別人的意見和理念了。

李小龍對這個故事中所帶出的「清空杯子」理念推崇備至。就老禪師的表述，「杯子」好比人的「腦袋」，那李小龍的「Empty your mind」(清空你的腦袋)不就是相當於「清空你的杯子」嗎？為此，李小龍這樣說：

Empty your cup so that it may be filled
Become devoid to gain totality

(清空你的杯子，方能再行注滿，空無以求全)意為若要學得好東西，就得先摒棄固有之不善；若然固步自封，只會停滯不前、落後於人。

也有這樣說：

The usefulness of the cup is its emptiness
杯子的用處在於其空

正因它是空的才可引進很多好東西。有人話：停步是為了走得更快；離開是為了走得更快；……套用在這裏就是：

清空是為了拿得更多

在「清空」的基礎上，李小龍經常強調：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you have achieved are meant to be forgotten so you can float comfortably in emptiness, without obstruction. 先入為主和固有的知識和技巧有必要拋諸腦後，你就可以無拘無束地於空無一物中舒適地遊走。

就「清空」的理念，李小龍曾這樣解釋：李小龍向一名學生展示了一杯「可樂」和一杯「水」，兩者均半滿；並以「可樂」代表了該學生的思想以及被其他人認為正確的知識，以「水」代表該學生想從他身上學習的思想以及知識、技巧等等。及後李小龍指出不可能給該學生他的知識，是因為他的杯子不再有容納這的空間；如要向他學習就得先清空自己的「杯子」。

「水」被認定是「原始的」，那就是「純正」的；摻雜了其他成分的水如「可樂」就是「不純正」。據李小龍的理解，思維如有雜質就必須全然清走，否則就不會學到他的「真理」。就是這樣，他的杯中是「水」，其學生(引申所有其他人)的杯中是「可樂」；聽下有否覺得李小龍很是「自滿」呢？可以這麼說，有他的成就，「自滿」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發覺他的杯子也是「半滿」，你就知道他有多「虛懷若谷」了。

總括而言，無論習武或工作，「杯子」處於「清空」狀態就如「火鳳凰——先死而後生」——浴火後死亡再獲重生重現，人格變得更堅強、思想變得更多獨立——可容納新的思維，從而保持無止境的適應力、創造力和發展力。

豆棚閒話

青絲

火柴舊事

過去出差投宿，次日離開，總會順手拿一包賓館特製的火柴留作紀念。我不吸煙，就是對火柴懷有一份特殊的喜愛。現在到處禁止吸煙，賓館已很少提供火柴，生活中也少有用到火柴的地方，想見到火柴已不太容易。大多數時候，火柴只是在人們的記憶裏，才能燃起不滅的美學火焰。

聞一多有一首詠火柴的現代詩，稱之為「櫻桃點嘴的小歌童」，因火柴頭多是用紅磷製成，具有油脂般的光澤，一如嫣紅的嘴唇。我平時翻閱古筆記抄本，發現火柴的雛形出現很早。北宋陶穀的《清異錄》記載，宋人選取材質鬆軟的杉木，削為細條，頂端塗硫磺便於引燃，作為半夜應急點燈之用，名為「引光奴」或「火寸」，宋初就已被開發成為商品。但火柴被加入火柴能一擦即燃，可隨身攜帶應用，卻到19世紀才

在歐洲出現。距離已很近的一小步，人類花了將近一千年時間才得以跨越。火柴在過去的家庭生活中，其重要性無須多言，遇到供應緊張，還會實行配給，每戶每月只能買到兩盒火柴。但越是供應不足，越容易逗起小孩子的逆反天性。對於心靈手巧的小孩子來說，火柴是廉價而有趣的玩具。遇到陽光明媚的好天氣，街頭巷角也時可見小孩子做光學實驗——用一個凸透鏡聚焦，把火柴引燃。為了保證陽光始終聚於一點，很多人都是半跪在地上，以一種極為虔誠的姿態努力合攏著手掌，眼睛一眨不眨。火柴被點燃的那一瞬，不僅照亮了孩子的眼睛，歡欣的心情也於剎那間完成了自由的釋放。

由於需求量大，糊火柴盒過去在很多地方，是沒有一技之長的人一項謀生的工作。很多家庭婦女每天做完家務，就

到火柴廠把原材料領回家，熬一鍋漿糊即可操作，按工取酬。雖然收入微薄，但多少可以幫補一下家庭開銷。凡是糊過火柴盒的人，對火柴都會非常愛惜，因為深諳其中的艱辛，知道掙來的每一分錢都屬不易。

有一陣子，街頭小青年扮酷的方式，是模仿電影《英雄本色》裏的「小馬哥」在嘴邊叨一根火柴棍。夏日夜晚，還有人把火柴直立抵在火柴盒的黑磷皮上，另一隻手猛力一彈，比賽誰彈得更遠。火柴在被彈飛出去的同時也被擦燃了，劃出一道火光，拖曳著一縷淡淡的青煙，或呈弧形，或直線形，一閃而過，飛快地消失在夜色之中。這一幕景象，猶如那些迷惘躁動的青春，短暫的美麗過後，不留下任何痕跡。有時候，火柴亦如人生，若不珍惜那片刻的光亮，還沒等回過神來就已虛度了一生。

古典瞬間

羅大伦

楊銳慷慨赴難

1898年9月23日夜晚，秋風瑟瑟，涼意襲人。一個黑影在飄滿落葉的北京繩匠胡同疾行着；他不時穿過出來吃夜宵的行人，不時回答門衛的盤問。來到一家的行戶門前時，急速地拍打着門板。門開了，一位老者將他引到書房，書房裏，一位濃眉大眼、雙目有神的青年正在燈下翻閱書卷，邊看邊思考着什麼，不時抬起頭來望向窗外。

這位青年名叫楊銳，清代光緒朝廷四品卿銜，軍機章京上行走。來人名叫張君，張之洞的兒子，強學會的重要骨幹。強學會雖被強行解散，但楊銳又成立「官書局」，仍行振興中華、開通民智、維新變法之事。此次張君匆匆而來，就是前來告訴楊銳，袁世凱出賣了光緒皇帝，西太后慈禧已經「臨朝訓政」，下令逮捕維新變法志士，要楊銳速收拾東西，外出避難。

楊銳一聽，吃了一驚，他早就覺得袁世凱為人狡詐，非可仰仗之人，但康有為、譚嗣同一意孤行，造成今日之敗。他想起了自己遠在四川綿竹的家鄉；想起了那座古色古香的西南小城，想起了師友一樣的兄長楊聰6月去世後，自己因忙於維新變法宣傳，忙於接受光緒皇帝的召見，至今尚未回去奔喪；他想起了曾在山東擔任過縣丞的祖父楊士達，

想起了曾為監生，回鄉後開設藥舖行醫的父親楊承熙，也許他們的墳前早已蒿草青青了。這些年，為了變法強國，已經身心疲憊，如今，為了避險，回老家是一個好選擇。楊銳匆匆進屋，開始收拾行李。然而，當他來到客廳時，卻在一幅國畫面前停留下來。這幅畫題名《鎮南關大捷》，一位白髮老將騎在一匹高大的白馬上，揮劍疾呼，一群清軍奮勇向前殺敵，滿山遍野的法軍丟盔棄甲，狼狽逃竄。

這是京都一位名畫家為楊銳畫的。取材於1885年2月，楊銳在張之洞兩廣總督府任幕僚時，法國軍隊入侵越南諒山，直逼中國滇桂邊境，清軍主將潘鼎新不戰而逃；楊銳力主援越抗法，向張之洞建議起用退職愛國老將馮子材。馮子材被任命為廣西軍關外軍務幫辦後，率軍出關，奮起反擊，打敗法軍三路進攻，鎮南關大捷後，又攻克了諒山，取得了近代中國反侵略史上的重大勝利。面對戰將馮子材的畫像，楊銳猶豫了。「時間緊急，您快點收拾吧，再不走就來不及了。」見楊銳遲疑，張君開始催促起來。望着汗水未乾的張君，楊銳想起了自己的恩師張之洞。因參加院試得以結識，一路走來，不斷得到恩師的提攜重用。就是進京創辦強學會，

恩師也捐銀給予大力支持。恩師一生忠君愛國，作為他的門生弟子，如果惶然出逃，是不是玷污了他的聲名？

楊銳還想起了光緒皇帝，那位不到14歲登上帝位，一心通過維新變法拯救中華民族於風雨飄搖之中的當今聖上，想起光緒帝聽他陳述興學、練兵、用人等匡時之策的情景；想起他第二次召見自己時，不顧君臣之禮，走下龍椅，緊握他的雙手，親授密詔，以國事相託。密詔說要發現一位能夠擬定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的方案……

想到這裏，楊銳從行李箱中拿出光緒皇帝的密詔，面漲張君將密詔交給自己的兒子楊慶昶保管。張君疑惑地問：「怎麼，您不走了？」楊銳說：「為國為民，滿腔熱血，日月可鑒，怕什麼！」張君急了，拉住他的手腕說：「您曾親視太后辦『六十壽慶』，太后把你恨之入骨，您現在又是維新變法的骨幹，如果落在她的手裏，必死無疑。」楊銳卻說：「甲午戰敗，奇恥大辱，馬關條約，喪權辱國，她卻要在這時候大辦壽慶，有識之士，誰不阻撓？即使我死了，如果我的熱血能夠喚醒國民的變法強國意識，也就值了。」張君見無法說動楊銳，仰天長嘆一聲，轉身而出。